

原著 西村寿行 (日)
译者 陈 浩

WOMAN
&
DOG

女人与狗

原著：西村寿行（日） 译者：陈浩

92795

I 313.45

442

女人与狗

WOMAN & DOG



京电力大 00065110

STARS 中国星星出版公司·华艺出版社













内 容 提 要

猎犬格罗随主人乘飞机去北海道狩猎，在和棕熊的搏斗中，主人受伤住院，格罗与其失散。为乡愁所驱使，它开始了凄绝的旅行——靠着归巢的本能独自返回两千公里外的东京。

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下，奄奄一息的格罗被流浪者永山所救，然而因为永山是一个卷进政治黑幕的人物，随着永山的被杀，格罗作为“目击者”也遭到黑社会穷凶极恶地追杀，被一次又一次地推向绝望的边缘。

为了格罗的命运，它的女主人北守礼子和警察安高则行也同黑社会进行了惨烈的拼搏！

全书惊险曲折，起伏跌宕，热情讴歌了人与狗之间的依依之情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别离	1
第二章	越过海峡	33
第三章	三股漩流	61
第四章	暴行	105
第五章	死斗	131
第六章	花卷庄风波	161
第七章	海和少女	203
第八章	太平洋上	233
第九章	武器出口	277
第十章	进攻	305

第一章

别 离

1

那条路直通标津岳。

虽说是路，但它却不是真正的路，只是一条原野上野兽踩出来的羊肠小道。前方可望见不十分高峻的标津岳，海拔一千七百米。这里的高度只有海拔六百三十米。

眼前是一片降雪前灰褐色的杂木林，并不怎么密。这是道特有的散在的疏林，看上去有些脏乎乎的。

进入林子以后，格罗猛地停住了脚步。格罗是一条日本杂种雄犬。它身材中等，是条猎犬，有些像狼。说得确切一些它有些像狼狗，可是从格罗的相貌和身躯却无法使人产生狼狗的印象。它像一条阿拉斯加狼，双眸似乎带着冷冷的绿光。一条大尾巴既不卷也不竖，就那么垂着。

它的尾巴慢慢地左右摇动着，看上去很沉重。随时准备跃起的四肢充满了紧张感。

“莫不是那东西就在前面？”

本田秋彦压低的声音里带着颤抖。

“好像是这样……”

北守数重拆下来福枪的安全装置。这是一枝口径三〇，〇六的专打大兽的来福枪。尽管手里的猎枪具有强大的杀伤力，可北守仍然感到身子在战栗。他很紧张。

对手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猎物，是棕熊！对于棕熊的残暴他是早就有所耳闻的。如果一击不中被它反扑过来的话，那就玩儿完了。据说棕熊的一击能把马脖子都折断。

来福枪里填着五发子弹。这不是自动枪，是拉栓式的，一发子弹打出去后不起栓送弹就无法打第二枪。这种枪虽然精确度比自动枪高，但要求射手高度沉着。

用这种枪要求射手有熟练的技巧，可北守却没有。他停止打猎已经五年了。若问他五年前是否是个艺高胆大的好猎手，回答也否定的。总之，他以前也只不过是在星期天打打猎消遣而已，棕熊什么的他连一次都没见过。

托着来福枪的身体显得那样僵硬，手臂和腰部也都失去了柔软。没有柔软是无法吸收发射时的反震力的。这样，那原应一发必中的子弹的命中率就只好靠上帝保佑了。

正因为北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身体僵硬得如同一尊石像。

一丝后悔闪过他的脑际。

北守是环境厅直属的森林警察，守备地区是关东地区。东京八王子有警备队的办公室，那是最近设立的一个部门，任务是监护国立公园内的森林和保护野生动物。

他来到这个地处北海道的标津岳是两天前的十月五日。他的朋友本田在这里有个牧场，牧场不大，兼养菜牛和奶牛。九月初，本田的牛遭到了棕熊的袭击。牧场和森林邻接，设

着围栅，场里放牧着近二百头牛。棕熊撞破围栅袭击场里的牛，咬死后便拖进森林大饱口福。

本田向中标津镇的猎友会求助，猎友会员中大多数人都持有对付棕熊的害兽驱除许可证。有几个猎人应邀出征了。

可是他们一无所获。最近根室地区很少发现棕熊行凶事件，他们估计本田遇到的可能是一头过路的流浪熊。

九月二十日早晨，本田的牧场中的牛又遭到了棕熊的袭击。猎友会派员追踪，仍然没有找到。

北守收到了本田的来信。本田知道北守酷爱打猎，而且还是个熟知兽类习性的森林警备队员。他在信上说如果北守请得出假的话，务必请到他那儿去玩，顺便也帮他除害。

北守可没有猎棕熊的兴趣。五年前他就是因为对该不该杀害动物产生了怀疑才停止打猎的。而且，如果本田要他去打的是黑熊倒也罢了。可如今要打的是棕熊，未免有些太棘手。不过北守还是带着他的格罗应邀赴约了，而且心情还相当轻松。因为他认为连本地的猎友会都找不到的棕熊他是不可能遇上的。如果万一晦气临头遭遇上了，那到时候一枪把它放倒就是了。他想，虽然自己打猎的本领不怎么样，可是凭着这枝威力非凡的来福枪事情总能对付过去的。

北守把来福枪端到胸前，一发现棕熊便能很快用肩头抵住枪托开火。

格罗窜进了树林，正翘着鼻子嗅探树林里的气氛。微风由西转东穿过混杂着枞树的杂木林，西边的林子很浅，深不可测的是正前方。风似乎把棕熊的气味吹走了，格罗只抓住了一丝淡淡的气味的粒子。它没有一气朝前冲去，恐怕是因为对手是它从未见识过的棕熊的缘故吧。格罗小心翼翼地翘着

鼻子确认着对方的气味前进着，肢体间充满着紧张感，那不是肌肉的紧张，而是一种神经的紧张。

一步一步朝前走着的格罗再一次停住了脚步。它的嘴咧开了，露出白森森的利牙，发出一阵低低的怒号。

北守把手指搭上扳机，全身的血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他自己也感到身子冰冷。棕熊就躲在前方什么地方，而且距离不远，这从格罗的动作上可以看出来。如果对方是一头内地的熊或者野猪；格罗是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的。正因为对方是从未见过的棕熊，而且距离又极近。所以格罗才这样谨慎小心。

持枪的手臂僵住了，北守的脑子里闪过了棕熊凶残的习性。听说这样一动不动地伺伏着的棕熊又比普通的同类更加凶残。棕熊虽然有一个庞大的躯体，却相当巧妙地躲在杂木林里不露一丝痕迹。与其说它是躲着，更不如说它是变成什么东西隐藏着，到时候它便会现出小山似的巨躯向你直扑过来。

听人说，射手如果发现自己一枪没打中，应迅速向旁边闪开逃命，因为棕熊是直对着硝烟冲过来的。如果迎面遇上树墩子什么的，它也会踢打撞咬地把它们撕个粉碎。猎人如果来不及躲开它的锋芒，那是断无生机的。

而且棕熊跑的速度也比人快得多。

这一系列的概念如一股尸臭闪过北守的脑际。

格罗开始行动了。北守的心脏猛然收缩，灵魂似乎出了窍，格罗身子一沉，接着便猛然跃起。林子里迸发出一阵怒号，树林摇晃着。风声骤起，枝叶飞散。飞舞的枯叶中，格罗如一支茶褐色的利箭向前冲去。

仿佛要抹去格罗的怒号，前方爆发出一阵咆哮，距此

七、八米处猛地出现了一座褐色的小山。小山盖住了格罗。北守把枪口对准棕熊的胸膛。忽然，胸膛消失了。小山向格罗扑去，击向格罗的熊掌在地上激起一声重响。格罗发出一阵尖厉的惨叫，避开了这一击。

棕熊发现了北守。那是一头金毛熊。人们习惯把毛色黑褐色的棕熊叫做金毛熊。金毛熊的性格特别狂暴，还吃人，体重大多都在百贯（一贯约3.75公斤）以上。

乱蓬蓬的金毛里露出一双小小的黑眼睛，眼光阴惨。那双眼睛正盯着北守。北守吓得身子一抖，扳动了扳机。

响起了一声仿佛要把树林震散似的枪声。这种 30.06 大口径来福枪的子弹在三百米之内不会出现抛物线，并且有着一吨的威力。北守在扣动扳机的时候拼命设想着棕熊中弹倒下的样子。

棕熊发现北守，北守扣动扳机都发生在几十分之一秒的一瞬间。

这时候，本田秋彦站在离北守几米的位置上。本田对于自己的枪法也没有多少自信，但是他有着对棕熊无比的憎恶。这头棕熊不除。他的牛还得被咬死。正是这种憎恨使他忘却了恐怖。

就在棕熊向格罗发出一击，盯着正面的北守的时候，本田开了枪。

本田和北守的射击是在同时进行的。

棕熊发出一阵猛烈的咆哮朝前猛冲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被打中。本田的枪是国产的自动来福枪，他举枪继续对朝北守冲击的棕熊射击。射击中本田忽然感到有一种异样的气氛，他的眼角掠见北守的身边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在动。

本田发出一声惨叫似的惊呼。又一头巨熊正从北守的横

侧向他扑去！那头熊躲在下风处，浑身的毛竖着。熊竖起毛以后即使在树林里狂奔也不会发出声音，因为熊毛成了消音装置。本田听人说过，棕熊在狂怒复仇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。

北守也听到了本田的绝叫，他一看右边又出现了一头小山似的巨熊，突然就地一滚。枪膛里已经填好了准备向前方棕熊开第二枪的子弹。他倒在地上，把枪口转向从右侧袭来的庞然大物。已经没有时间瞄准了，他对着棕熊的胸部扣动了扳机。北守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了，前方和右侧同时有两头熊朝他扑来，而且双方的距离还不到两米。

北守听到了耳际棕熊的怒号。在这以前，肩头受到了像是让铁块砸了一下似的冲击。棕熊火似的热息扑冲到他的脸上，那是一股带着刺鼻臭味的浊气。

北守的意识模糊了。

本田眼睁睁地看着这副吓人的情景。那头正要朝倒在地上的北守扑上去的熊倒下了，好像北守躺着开的那一枪击中了它的要害。那巨兽倒地时发出的临死的咆哮震得周围的小树直抖。这时候正前方的那头熊逼近了，本田一气把六发子弹全都泻了出去。棕熊在北守面前横倒了。本田赶紧装子弹，簌簌发抖的双手怎么也不听使唤。子弹还没填完，那头倒下的棕熊又站了起来。它咆哮着再次跌倒，向北守爬过去。熊掌击在北守身上，血水飞溅。

棕熊咬住了北守。

这时候本田发现有头东西猛地扑向棕熊的脖子，一瞬间之后他才看清是格罗。棕熊放开北守，一晃粗大的脖子，格罗一下被甩得老远。棕熊身子摇摇晃晃想站起来，血浸透了金毛往下直滴。本田终于装好子弹，从背后一口气把六发

子弹射进了棕熊的体内。

宣告死亡的咆哮震撼山林。

2

北守数重受了重伤。

从肩膀到胸部的肉被熊爪剥走了，可以看出锁骨也折断了。肋骨也好像被折断了。他几乎完全失去了意识，气若游丝，极其痛苦。

本田察看过北守的伤势后，用步话机和场里的牧工作了紧急通话。在急救车赶到之前，本田为北守作了止血之类的急救措施。这个部位的血很难止住，裹在伤口上的衬衣和外衣转眼就湿漉漉地渗透了鲜血。

格罗一直守在北守身边，对两头倒在地上的棕熊连看都不看一眼。格罗的身上也沾满了血。

“你可不能死啊，北守！”

本田对着已失去知觉的北守翻来复去说着这句话。要是北守死了，那可是他的责任。责任不责任的现在也无暇多想了，一想到北守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，他吓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了。

他胸中充满了悔恨——不该来打熊！打熊本来就是一种玩命的勾当，该让专门的猎手来干。棕熊有着並不亚于人类的狡猾，而且这种凶暴的野兽也决不是他们这些半拉子猎人所能对付得了的。如今虽说是胜利了，但损失也太惨重了。